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七

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詩曰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若是遺珠還合浦　却教拂拭更生輝

話說宋朝汴梁有個王從事同了夫人到臨安調官賃一民房居住數日嫌他窄小不便王公自到大街坊上尋得一所宅子寛敞潔淨甚是像意當把房錢賃下了歸來與夫人說房子甚是好住我明日先搬東西去了臨完我僱轎來接你次日併疊箱籠結束齊備王公押了行李先去收拾臨出門又對夫人道

夫人亦肯初登乎

我先去你在此等等轎到便來就是王公分付罷到新居安頓了就叫一乘轎到舊寓接夫人轎去已久竟不見到王公等得心焦重到舊寓來問舊寓人道官人去不多時就有一乘轎來接夫人夫人已上轎去了後邊又是一乘轎來接我問他夫人已有轎去了那兩個就打了空轎回去怎麽還未到王公大驚轉到新寓來看只見兩個轎夫來討錢道我等打轎去接夫人夫人已先來了我等雖不擡得擔要賃轎錢與脚步錢王公道我叫的是你們的轎如何又有甚人的轎先去接着而今竟不知擡向那裏去了轎

夫這夥、我們却不知道、王公將就拿幾十錢打發了去、心下好生無主、題蹤如雷沒箇出豁處、次日到臨安府進了狀、拿得舊主人來、只如前說、並無異詞、問他鄰舍、多見是上轎去的、又拿後邊兩個轎夫來問、說道只打得空轎往回一番、地方街上人多看見的、並不知餘情、臨安府也沒奈何、只得行箇緝捕文書、訪拿先前的兩箇轎夫、却又不知姓名住址、有影無蹤、海中撈月、眼見得一箇夫人送在別處去了、王公悽悽惶惶、苦痛不已、自此失了夫人、也不再娶、五年之後、選了衢州教授、衢州首縣是西安縣、附郭的、

邵縣宰與王教授時相往來縣宰請王教授衙中飲
酒喫到中間要飯中拿出鱉來王教授喫了兩箸便
停了箸哽哽咽咽眼淚如珠落將下來縣宰驚問緣
故王教授道此味頗似亡妻所烹調故此傷感縣宰
道尊閫夫人幾時亡故王教授道索性亡故也是天
命只因在臨安移寓相約俞橋相接不知是甚奸人
先把轎來騙拙妻錯認是家裡船上的去了當時告
了狀至今未有下落縣宰色變了道小弟的小妾正
是在臨安用三十萬錢娶的外方人適纔叫他治庖
這鱉是他烹煮的其中有些怪異了登時起身進衆

問妾道你是外方人、如何却在臨安、嫁得在此、妾那淚落、妾身自有丈夫、被奸人賺來賣了、恐怕出丈夫的醜、故此不敢聲言、縣宰問道、丈夫何姓、妾道、姓王、名某是臨安聽調的從事官、縣宰大驚失色、走出對王教授道、恭請先生移步到裡邊、有一箇人要奉見、王教授隨了進去、縣宰聲喚處、只見一箇婦人走將出來、教授一認、正是失去的夫人、兩下抱頭大哭、王教授問道、你何得在此、夫人道、你那夜喫鬧說話時、民居淺陋、想當夜就有人聽得、把轎相接的說話、只見你去不多時、就有轎來接我、只道是你差來的、即

此須在慎俻所以有此

三十萬以賤作贖夫

便收拾上轎去，却不知把我擡到一个甚麼去處，乃是一个空房，有三兩个婦女在內，一同鎖閉了一夜。明日把我賣在官船上了，明知被賺，我恐怕你是調官的人，說出真情，添你羞恥，只得含羞忍耐，直至今日。不期在此相會，那縣官好生過意不去，傳出外廂，快與直日轎夫，將夫人送到王教授衙裡，王教授要賠還三十萬原身錢，縣宰道：以同官之妻為妾，不曾察聽得備細，恕不罪責夠了，還敢說原錢耶。教授稱謝而歸，夫妻感激縣宰不盡，元來求歸安的光棍，欺王公遠方人，是夜聽得了說話，即起謀心，拐他賣

到官船上、又是到任去的、他州外府、道是再無有捱着的事了、誰知恰恰遷在衢州、以致夫妻兩個失散了五年、重得在他方相會、也是天緣未斷、故得如此、却有一件、破鏡重圓、離而復合、固是好事、這美中有不足處、那王夫人雖是所遭不幸、却與人爲妾、已失了身、又不曾查得好人與申雪得冤仇、不如崔俊臣芙蓉屏故事、又全了節操、又報了冤仇、又重會了夫妻、這箇話本好聽、看官容小子慢慢敷演、先聽芙蓉屏歌一篇、畧見大意、歌云、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

雨蕭索、斷續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漂泊、成漂泊、殘骸向誰托、泉下遊魂竟不歸、閨中艷質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夜秋霜寒、昔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悲、憫慈悲、憫超群品、班魄願提撕、挈發賴將引、芙蓉顏、任嬌、夫婿手攜、描花發、因折蒂幹、死為傷蓮乾、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翊、豈期甲帳、遐文蕭、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間眞州才士陸仲暘所作說
道他爲何作此歌、只因當時本州有箇官人、姓崔名
英字俊臣、家道富厚、自幼聰明、寫字作畫、工絕一時、
娶妻王氏、少年美貌、讀書識字、寫染皆通、夫妻兩个
眞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無不厮称、恩愛異常、是年
辛卯、俊臣以父蔭得官、補浙江温州永嘉縣尉、同妻
赴任、就在眞州閘邊、有一隻蘇州大船、僱了到杭州路
的、船家姓顧、賃定了、下了行李、帶了家奴使婢、跟長
江一路進發、包送到杭州交卸、行到蘇州地方、船家
道、告官人得知、來此已是家門首了、求官人賞賜些

折買些福物紙錢、賽賽江湖之神、俊臣依言拿出些
錢鈔、教如法置辦、完事畢、船家送一桌牲酒到艙裡
來、俊臣叫家僮接了、擺在桌上、同王氏暖酒少酌、俊
臣是官家子弟、不曉得江湖上的禁忌、喫酒高興、把
箱中帶來的金銀杯觥之類、拿出與王氏歡酌、却被
艄公從艄頭張見了、就起不良之心、此時是七月天
氣、艄公對官艙裡道、官人娘子在此間處歇船、恐怕
熱悶、我們移船到清涼些的所在、泊去何如、俊臣對
王氏道、我們船中悶躁得不耐煩、如此最好、王氏道、
不知晚間謹慎否、俊臣道、此處須是內地、不比外江、

况船家是此間人、必知利害、何妨得呢、就依船家之言、還他後船、那蘇州左近太湖、有的是大河大洋、官塘路上、還有不測、若是傍港中去、多是賊的家裡、俊臣是江北人、只曉得揚子江有强盜、道是內地港道小了、境界不同、豈知這些就裡、是夜船家直把船放到蘆葦之中、泊定了、黃昏左側、提了刀竟登船裡來、先把一个家人殺了、俊臣夫妻見不是頭、磕頭討饒、道是有的東西都拿了去、只求饒命、船家道東西也要、命也要、兩个只是磕頭、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你不必慌、我不殺你、其餘都饒不得、俊臣自知不免、再

若遇著狀元生好何能免

三哀求道、可憐我是个書生、只教我全屍而死罷、船家道、這等饒你一刀、快跳在水中去、也不等俊臣從容、提着腰胯、撲通的攛下水去、其餘家僮使女盡行殺盡、只留得王氏一个、對王氏道、你曉得免死的緣故麼、我第二個兒子未曾娶得媳婦、今眷人撐船到杭州去了、再是一兩个月纔得歸來、就與你成親、你是我一家人了、你只安心住着、自有好處、不要驚怕、一頭說、一頭就把船中所有盡檢點收拾過了、王氏起初怕他來相逼、也拚一死、聽見他說了這些話、心中略放寬些、道、且到日後再處、果然此後。。。。船家。只叫。

王氏做媳婦王氏假意也就應承只是船家教他做些甚麼他千依百順替他收拾零碎料理事務真像个掌家的媳婦伏侍公公一般無不任在身上是件停當船家道是尋得个好媳婦真心相待看看熟分並不提防他有外心了如此一月有餘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船家會聚了合船親屬水手人等叫王氏治辦酒肴盛設在艙中飲酒看月箇箇吃得酩酊大醉東倒西歪船家也在船裡宿了王氏自在船尾聽得鼾睡之聲徹耳于時月光明亮如晝仔細看看艙裡没有一箇不睡沉了王氏想道此時不走更

待何時喜得船尾貼岸泊着蘆葦搖動一些些就跳上岸、王氏輕身跳了起來、趁着月色、一氣走了二三里路、走到一個去處、比舊路絕然不同、四望盡是水鄉、只有蘆葦搖滿、一望無際、仔細認去、蘆葦中間有一條小小路徑、那深泥滑、且又雙彎纖細、鞋弓襪小、一步一跌、吃了萬千苦楚、又恐怕後邊追來、不敢停脚、盡力奔走、漸漸東方亮了、略略膽大了些、遠望林木之中、有屋宇露出、來王氏道、好了、有人家了、急急走去、到得面前、擡頭一看、却是一個庵院的模樣、門還閉着、王氏欲待叩門、心裡想道、這裡頭不知是男僧

女僧。爲一敲開門來是男僧。摟着。不學好的。非禮相犯。不是纔脫天羅。又罹地網。且不可造次。總是天巳大明。就是船上有人追着。此處有了地方。可以叫喊求救。須不怕他了。只在門首坐坐。等他開出來的是。須臾之間。只聽得裡頭扯的門拴響處。開將出來。乃是一个女僮。出門潑水。王氏心中喜道。元來是个尼庵。一徑的走將進去。院主出來。見了問道。女娘是何處來的。大清早到小院中。王氏對着生人。未知好歹。不敢把真話說出來。哄他道。妾是真州人。乃是永嘉崔縣尉次妻。大娘子兇悍異常。萬般打罵。近日家主

[illegible]

離任歸家泊舟在此此將夜中秋賞月的妾取金杯侑酒不料偶然失手落在河裡去了大娘子大怒發願必要賣妾從此妾自想料無活理乘他醉熟逃出至此院中避難此說來娘子不敢歸舟去京家鄉了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無倚二將他來有其人孤苦一身何處安頓是投王氏姿是哭泣不止院主見他舉止端重情狀悲慘好生慈憫有心要收留他便道老身有一言相勸未知賢意若何王氏道妾身患難之中若是師父有甚麼處法妾身敢不依隨院主道此間小院僻在荒濱人跡不到妾對爲隣鷗鷺爲友最是个幽靜

之處幸得一二三同伴都是五十以上之人待者幾个又皆淳謹老身在此住蹟甚覺清靜所喜長娘子雖然年芳貌美爭奈命蹇時乖何不捨離愛慾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飡暮粥且隨緣度其日月豈不强如做人婢妾受今世的苦惱結來世的寃家麼王氏聽說罷拜謝道師父若肯收留做弟子便是妾身的有結果了還要怎的就請師父替弟子落了髮不必遲疑果然說去裝起香點起燭來拜了佛就替他落了髮

可憐縣尉孺人　忽作如來弟子

尋个落髮亦是避禍之心

是不能人

落髮後院主起箇法名叫做慧圓參拜了三寶就拜院主做了師父與同伴都相見已畢從此在尼院中住下了王氏是大家出身性地聰明一月之內把經典之類一一歷過盡皆通曉院主大相敬重又見他知識事體凡院中大小事務悉憑他主張不問過他一件事也不輕做凡是寬和柔善一院中的人沒一个不替他相好說得來的每日早晨在白衣大士前禮拜百來拜密訴心事任是大寒大暑再不間斷拜完只在自己靜室中清坐自怕貌美惹出事來再不輕易露形外人也難得見他面的如是一年有餘

小人法兩故以是答畫動亦人也

題罷看往還方如初時不管笑之妙

忽一日有兩個人到院隨喜乃是院主認識的近地施主、爾他喫了些齋、這兩箇人是偶然閒步來的。身邊不曾帶得甚麼東西來回答、明日將一幅綾書的笑答來施在院中張掛以答謝昨日之齋、院主受了便把來裱在一格素屏上面、王氏見了仔細認了一認、問院主道、此幅畫是那里來的、院主道、方纔檀越布施的、王氏道、這檀越是何處人、今住何處、院主道就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兩箇、王氏道、做甚麼生理的、院主道、他兩个原是个船戶、在江湖上賃載營生、近年忽然家事從容了、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以致如

此未知真否如何王氏追長到這裏來的應院主請問然我亦總不長到王氏間得明白記了題詞秀的姓名就提起筆來寫一首詞在屏上詞云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筌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豔色翻抱死生緣 粉蝶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倩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右調臨江仙

院中之尼那是識得經典上的字文義不十分精通看見此詞只道是王氏賣弄才情謾然題詠不曉中間緣故誰知這畫來歷都是崔縣尉自己手筆畫的

王氏亦有心人

也是船中刼去之物、王氏看見、物在人亡、心內暗暗傷悲、又喜得蹤跡已有影響、只可惜是个女身、又已做了出家人、一時無處申理、恐在心中、再看機會、却是將他當壹姻緣來斷、自然在此尋體來、姑蘇城裡有一个人、名喚郭慶春、家道殷富、最肯結識官員上去、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一日游到院中來、見了這幅芙蓉、畫得好、又見上有題詠字法俊逸可觀、裡喜歡不勝、問院主要買、院主與王氏商量、王氏自忖道、此是丈夫遺蹟、本不忍捨、却有我的題詞在上、中含寃仇意思在裡面、遇着有心人玩着詞句、

究問根因、未必不查出踪跡來、若只留在院中、有何益處、就叫師父賣與他罷、慶春買得千歡萬喜去了、其時有个御史大夫高公名納麟、退居姑蘇、最喜歡書畫、郭慶春想要奉承他、故此出價錢買了這幅紙屏去獻與他、高公看見畫得精緻、收了他的、忙忙里也未看若題詞、也不查着款字、交與書僮、分付且張在內書房中、送慶春出門來別了、只見外面一个人手裡拿着艸書四幅挿屏、標兒要賣、高公心性既愛、這行物事、眼裡看見、就不肯便放過了、叫取過來看那人雙手捧過高公、接上手一看、

字格類懷素　清勁不染俗

井列法書中　可裁金石録

高公看畢道字法頗佳是誰所寫那人答道是某自已學寫的高公擡起頭來看他只見一表非俗不覺失驚問道你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个人吊下淚來道某姓崔名英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永嘉縣尉帶了家眷同往赴任自不小心爲船人所算將英沉於水中家財妻小都不知怎麽樣了幸得生長江邊幼時學得泅水之法伏在水底下多時量他去得遠了然後爬上岸來投一民家渾身沾濕並無一錢

失盜告官而將停乃相眾人安得不深盜也

在身賴得這家主人良善將乾衣出來換了待了酒飯過了一夜明日又贈盤纏少許打發道旣遭盜刼理合告官恐怕遠累不敢奉聞英便問路進城陳告在平江路案下了只爲無錢使用緝捕人役不十分（可却有盜）上緊今聽候一年查無消耗無計可奈只得寫兩幅字賣來度日乃是不得已之計非敢自道善書不意惡扎上達鈞覽高公見他說罷曉得是衣冠中人遭盜流落深相憐憫又見他字法精好儀度雅容便有心看顧他對他道足下旣然如此目下只索付之無奈且留管西塾教我諸孫寫字再作道理意下如何

好關目

崔俊臣欣然道患難之中無門可投得明公提携萬千之幸高公大喜延入內書房中即治酒款待留住款飲間忽然擡起頭來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正張在那裏俊臣一眼瞟去見了不覺泣然垂淚高公驚問道足下見此芙蓉何故傷心俊臣道不敢欺明公此畫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即是英自己手筆只不知何得在此站起身來再看看只見上有一詞俊臣讀罷又嘆息道一發古怪此詞又即是英妻王氏所作高公道怎麼曉得俊臣道那筆跡從來認得且詞中意思有在真是拙妻所作無疑但此詞是遭變

後所題拙婦想是未曾傷命還在賊處明公推究此画來自何方便有個根據了高公笑道此画來處有因當爲足下任捕盜之責且不可洩漏是日酒散叫兩个孫子出來拜了先生就留在書房中住下了自此俊臣只在高公門館不題却說高公明日密地叫當直的請將郭慶春來問道前日所惠芙蓉屏是那里得來的慶春道買自城外尼院高公問了去處別了慶春就差當直的到尼院中仔細盤問這芙蓉屏是那里來的又是那个題詠的王氏見來問得蹊蹺就叫院主轉問道來問的是何處人爲何問起這些

纔故當直的囘言這畫而今已在高府中差來問取
來歷王氏曉得是官府門中來問或者有些議論在
內叫院主把眞話答他道此畫是同縣顧阿秀捨的
就是院中小尼慧圓題的當直的把此言囘覆高公
高公心下道只須賺得慧圓到來此事便有着落進
去與夫人商議定了隔了兩日又差一箇當直的分
付兩箇轎夫擡了一乘轎到尼院中來當直的對院
主道在下是高府的管家本府夫人喜誦佛經無人
作伴聞知貴院中小師慧圓了悟願禮請拜爲師父
供養在府中不可推却院主避疑道院中事務大小

都要他主張、如何撥去得王氏、開得高府中撥儘他、心中懷着復讐之意、正要到官府門中走走、尋出機會來、恰巧前日來盤問芙蓉屏的、說是高府一簽、有些疑心、便對院主道、貴宅門中禮請、豈可不去、倘一推托了、惹出事端來、怎生當抵、院主曉得王氏是有見識的、不敢違他、但只是道去便去、只不知幾時可來、院中有事怎麼處、王氏道等見夫人過、住了幾月、覷箇空便、可以來往就來、想院中也沒甚事、倘有疑難的、高府在城不遠、可以來問信、斷是得的、院主道、既如此只索就去、當直的叫轎夫打轎進院、王氏上

王虛則虛宜寔則寔王氏可以將兵

了齋一直的擡到高府中來、高公來與他相見、只叫他到夫人處見了、就叫夫人留他在臥房中同寢、高又便宜了高公、公自到別房宿歇、夫人與他講些經典說些因果、王氏問一答十、說得夫人十分喜歡、內人之言做直那中間道、聽小師父口談、不是這裡本處人、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有過丈夫半路出家的、王氏聽說、罷淚如雨下道、覆夫人、小尼果然不是此間人、丈夫是永嘉縣尉、姓崔名英、一向不曾敢把實話對人說、而今在夫人面前、只索實告、想自無妨、遭把趕任到此、舟人盜劫財物、害了丈夫全家、自已悲得性命、脫身逃走、

幸遇尼僧留住落髮出家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哭泣不止。夫人聽他說得傷心，也惻然地道：這些強盜害得人如此，天理昭彰，怎不報應？王氏道：小尼賺在院中一年，不見外邊有些消耗。前日忽然有個人拿一幅畫芙蓉到院中來施，小尼看那畫，却是丈夫船中之物。即向院主問施人的姓名，道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小尼記起丈夫貲財，正是船戶顧姓的，而今眞贓已露，這強盜不是顧阿秀是誰？小尼當時就把船中失散的意思，做一首詞，題在上面。後來被人買去了。前日貴府有人來院，查問題詠芙蓉下落，推[illegible]

即是小尼所題有此寃情在內即拜夫人一拜道賊盜只在左近不在遠處了只求夫人轉告相公替小尼一查若是得了罪人雪了寃仇以下報亡夫相公夫人恩同天地了夫人道既有了這些影跡事不難查且自寬心等我與相公說就是夫人果然把這些備細一一與高公說了又道這人乃是讀書識字心性貞淑決不是小家之女高公道聽他這些說話與崔縣尉所說正同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題崔縣尉又認得是妻子筆跡此是崔縣尉之妻無可疑也夫人只是好好看待他且不要說破高公出來見崔俊臣

高公亦大是拐騙人

時候臣也、屢屢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踪跡、高公只推未得其詳、暗。○什麼在行此○。○。不題起慧圓的事、高公又密密差人問出顧阿秀兄弟居址所在、平日出沒行徑、查得强盜是真、却是居鄉的官、未敢輕自動手、私下對夫人道、崔縣尉事查得十有七八了、不久當使他夫妻團圓、但只是慧圓還是个削髮尼僧、他日如何相見、好去做孺人、你須慢慢勸他長髮改粧、纔好、夫人道、這是正理、須是他心裡不知道丈夫還在如何肯長髮改粧、高公道、你自去勸他、或者肯依附好尋覓不肯時節、我另自有說話、夫人依言來對王氏道、吾

已認你所言、盡與相公說知、相公道、捕盜的事、多在他身上、管取與你報寃、王氏稽首稱謝、夫人道只有一件、相公道你是名門出身、仕宦之妻、豈可留在空門、沒个下落、叫我勸你長髮改妝、你若依得、一力與你擒盜、便是王氏道小尼是个未亡之人、長髮改妝、何用、只爲寃恨未申、故此上求相公做主、若得强盜殲滅、只此空門靜守、便了終身、還要甚麼下落、夫人道你如此妝餙、在我府中也不爲便、不若你留了髮、認義我老夫婦兩个、欲令孀居寡女相伴終身、未爲不可、王氏道承蒙相公夫人擡舉、人非木石、豈不知

長髮來就有用

笑人也家得

感激重整雲髮再施鉛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緒、況老尼相救深恩、一旦棄之、亦非厚道、所以不敢從命、夫人見他說話堅決、一一回報了高公、高公稱嘆道、難得這樣立志的女人、又叫夫人對他說道、不是相公苦苦要你留頭、其間有個緣故、前日因去查問此事、有平江路官吏、都見說舊年曾有人告理、也說是永嘉縣尉、只怕崔生還未必死、若是不長得髮、他日一時擒住此盜、查得崔生出來、此時僧俗各異、不好團圓、悔之何及、何不權且留了頭髮、等事體盡完、崔生終無下落、那時任憑再淨了髮、還歸尼院、有何妨礙、

王氏見說是有人還在此告狀、心裡也疑道丈夫從小會沒水、是夜眼見得囫圇拋在水中的、或者天幸留得性命也不可知、遂依了夫人的話、雖不就改妝、却從此不剃髮、權扮做道姑模樣了、又過了半年、朝廷差个進士薛溥化爲監察御史來按平江路這个、薛御史乃是高公舊日屬官、他吏才精敏、是个有手段的、到了任所、先來拜謁高公、高公把這件事密密托他、連顧阿秀姓名、住址、去處、都細細說明白了、薛御史謹記在心、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顧阿秀兄弟自從那年八月十五夜一覺睡到天明、醒來不

見了王氏明怨逃去、恐怕形跡敗露、不敢明明追尋、雖在左近打聽兩眷、並無蹤影、這是不好告訴人的事、只得隱忍罷了、此後一年之中、也曾做个十來番道路、雖不能如崔家之多、贜得而不敗露、甚是得意、一日正在家讙呼飲酒間、只見平江路捕盜官、帶着一哨官兵、將宅居圍住、拿出監察御史發下的訪單來、顧阿秀兇頭共洛滋盜洪蘇許多名字、逐名查法、不曾走了一个、又拿出崔縣尉告的贓單來、進他家裡箱籠悉行搜撿、並贜物出來、即將前門外港內盡數起到了官、解送御史衙門、蔣御史當堂一問、初時

一刻在此

抵賴及查物件見了永嘉縣尉的勑牒尚在箱中贓物一一對欵薛御史把崔縣尉傳日所告失盜狀念與他聽方各俯首無詞薛御史問道當日還有孺人王氏今在何處顧阿秀等相顧不出一語御史喝令嚴刑拷訊顧阿秀招道初意實要留他配小的次男故此不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聽從頗做漸漸所以再不防備不期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乘無[illegible]逃去不知所向只此是實情御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詞取了供案凡是在船之人無分首從盡問成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待將原贓照單給還失主御史差人回覆高公就[illegible][illegible]物送到高公家來交

與崔縣尉俊臣出來。一一收了。曉得物件還在。家物猶存。只有妻子沒查下落處。連強盜窩裏也不知去向了。真个是渺茫的事。俊臣感新思舊。不覺慟哭起來。有詩為証

堪笑聰明崔俊臣　也應落難一時渾
既然因畫能追盜　何不尋他題畫人

元來高公有心。只將畫是顧阿秀施在尼院的。說與俊臣知道。並不曾題起題畫的人。就在院中為尼。所以俊臣但得知盜情因畫敗露。妻子卻無查處。若知只在畫上。可以跟尋得出來的。當時俊臣慟哭已

[illegible]其 [illegible]能 [illegible]

反跌之妙

罷想道既有勑牒還可赴任若再稽遲便恐另補有人到不得地方了妻子既不見面連於此無益請高公出來拜謝了他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說了高公道赴任是美事但足下青年無偶豈可獨去待老夫與足下做个媒人娶了一房孺人然後夫妻同往也未爲遲俊臣含淚答道糟糠之妻同居貧賤多時今遭此大難流落他方存亡未卜然據着芙蓉屏上尚及題詠料然還在此方今欲留此尋訪恐事體渺茫稽遲歲月到任不得不獨可遵意且單身到彼差人來高揭榜文四處追探拙婦是認得字的傳將開去他聞

高公只恐崔生疑妻爲盜汙而殊之故不得不鄭重耳

得了、必能自出、除非夔殞驚恐、不在世上了、有一天地垂憐、尚然留在、還指望伉儷重諧、況感激公恩德、雖死不忘、若別娶之說、非所願聞、高公聽他說得可憐、曉得他別無異心、也自淒然道、足下高誼如此、天意必然相佑、終有完全之日、吾安敢強逼、只是相與這幾時、容老夫少盡薄設奉餞、然後起程、次日開宴餞行、邀請郡中門生故吏各道與一時名士畢集、俱來奉陪崔縣尉、酒過數巡、高公舉杯告衆人道、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衆人都不曉其意、連崔俊臣也一時未解、只見高公命將呼後堂請夫人打發

慧圓出來。傻臣驚得木呆。只道高公要把甚麼女人强他納娶。故說此宴說此話。也有些着急了。夢裡也不曉得他妻子叫得甚麼慧圓。當特夫人已知高公意思。把崔縣尉在館内多特。恃已獲了强盜。問了罪名。追出物贓。今日餞行赴任。特請你到堂厮認團圓。逐項逐節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氏如夢方醒。不勝感激。先謝了夫人。走出堂前來。此特王氏髮已半長。照舊妝飾。崔縣尉一認。方是自家妻子。驚得如醉裡夢裡。高公笑道。老夫原說道與足下為媒。這可做得着麼。崔縣尉與王氏相持大慟。說道自料今生死別了

誰知在此却得相見座客見此光景儘有不曉得詳悉的向高公請問根由高公便叫書童去書房裡取出芙蓉屏來對衆人道列位要知此事須看此屏衆人爭先來看却是一画一題看的看念的念却不明白這个緣故高公道好教列位得知只這幅画便是崔縣尉夫妻一段大因緣這画即是崔縣尉所画這詞即是崔孺人所題他夫妻赴任到此為船上所劫崔孺人脫逃于尼院出家遇人來施此画認出是船中之物故題此詞後來此画却入老夫之手遇着崔縣尉到來又認出是孺人之筆老夫驀地着人細細

此公老成而亦賢

問出根繇乃知孺人在尼院叫老妻接將家來住着齊行訪緝備得大盜蹤跡托了薛御史究出此事孫盜俱已伏罪崔縣尉與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多只道火散在那里竟不知同在一處多時了老夫一向隱忍不通他兩人知道只為崔孺人頭髮未長縣尉勅勝未獲不知寡體如何兩人心事如何不欲造次漏洩今罪人既得試他義夫節婦兩下心堅今日特地與他團圓這段因緣故此方纔說替他了今生緣即是崔孺人詞中之句方纔說請慧圓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特地使崔君與諸公不解為令

日酒闌一笑耳崔俊臣與王氏聽罷兩个哭拜高公連在座之人無不下淚稱嘆高公盛德古今罕有王氏自到裏面去拜謝夫人了高公重入座席與衆客盡歡而散是夜特開別院叫兩个養娘伏侍王氏與崔俊臣在內安歇明日高公曉得崔俊臣沒人設侍撥一奴一婢又贈他好些盤纏當日就道他夫妻兩个感念厚恩不忍分別大哭而行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來院主及一院之人見他許久不來忽又改妝个个驚異王氏備細說了遇合緣故拜謝院主看待厚意院主方纔曉得顧阿秀劫擄是真前日王

氏所言妻妾不相容乃是一時掩飾之之詞院中人个个與他相好的多不捨得他去事出無奈各各含淚而別夫妻兩个同到永嘉去了任永嘉任滿回來重過蘇州差人問候高公要進來拜謁誰知高公與夫人俱已棄逝殯葬已畢了崔俊臣同王氏大哭如喪了親生父母一般問到他墓下拜奠了就請舊日尼院中各衆在墓前建起水陸道塲三晝夜以報大恩王氏還不忘經典自家也在裡頭持誦事畢同衆尼再到院中崔俊臣出官貲厚贈了院主王氏又念昔日朝夕禱祈觀世音暗中保祐幸得如願夫婦重

諸出白金十兩留在院主處爲燒香點燭之費不忘
怠院中光景立心自此長齋念觀音不輟以終其身
當下別過衆尼自到真州尋家另日赴京補官這是
後事不必再題此本話文高公之德崔尉之誼王氏
之節皆是難得的事各人存了好心所以天意周全
好人相逢畢竟冤仇盡報夫婦重完此可爲世人之
勸

詩云

王氏藏身有遠圖　闍黎到底得逢夫
舟人妄想能同志　一月空將新婦呼

又云

芙蓉本似美人妝　何意飄零在路傍
画筆詞鋒能巧合　相逢猶自墨痕香

又有一首贊嘆御史大夫高公云

高公德誼薄雲天　能結今生未了緣
不使初時輕逗漏　致令到底得團圓
芙蓉画出原雙蒂　萍藻浮來亦共聯
可惜白楊堪作柱　空教灑淚及黃泉

拍案驚奇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詩云

近有人從海上回　海山深處見樓臺
中有仙童開一室　皆言此待樂天來

又云

吾學空門不學仙　恐君此語是虛傳
海山不是吾歸處　歸即應歸兜率天

這兩首絕句、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樂天所作答浙東觀察使李公的、樂天一生精究內典、勤修上乘之業、一心超脫輪廻、世生再出、彼時李公師稷觀察浙東、有一個商客在他治內明州、同衆下海、遭風飄

蕩不知所止一月有餘纔到一个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不是人間所見的、山側有人出來、迎問道、是何等人、來得到此、商客具言隨風飄到、岸上人道、既到此地、且繫定了、船上岸來見、天師、同舟中胆小、不知上去有何光景、箇箇退避、只有這一箇商客、跟將上去、岸上人領他到一箇所在、就像大寺觀一般、商客隨了這人、依路而進、見一箇道士、鬚眉皆白、兩傍侍衛數十人、坐大殿上、對商客道、你本中國人、此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世傳所稱蓬萊山也、你既到此地、可要各處看看去麽、商客口稱要看、道士即命

居知非
說祭於
勝以而
百公予

左右領他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有數十處院宇、多有名號、只有一院關鎖得緊緊的、在門縫裡窺進去、只見滿庭都是奇花、堂中設一處座、座中有細霧、階下香烟撲鼻、商客問道、此是何處、却如此空閒着、那人答道、此是白樂天前生所住之院、樂天今在中國未來、故關閉在此、商客心中原曉得白樂天、是白侍郎的號、便把這些去處光景、一一記着、別了那邊人、走下船來、隨風使帆、不上十日、已到越中海岸、商客將所見之景、備細來禀知李觀察、李觀察盡錄其所言、書報白公、白公看罷、笑道、我修淨業多年、

西方是我世界、豈復往海外山中去做神仙耶、故此把這兩首絕句回答李公、見得他修的是佛門上乘、要到兜率天宮、不稀罕蓬萊仙島、意思後人評論道、是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一種非凡光景、豈不是爾謫仙人、海上之說、未為無據、但今生更復勤修精進、直當超脫玄門、上證大覺、後來果位、當勝前生、這是正理、要知從來名人達士、鉅卿偉公、再沒一箇不是有宿根、有來的人、若非仙官謫降、便是古德轉生、所以聰明正直、在世間做許多好事、如東方朔是歲星、馬周是華山素靈宮仙官、王方平是瑯琊寺僧、與

歷舉名公論可証翻案

西山是草庵和尚、蘇東坡是五戒禪師、就是死後或原歸故處、或另補仙曹、如卜子夏爲修文郎、郭璞爲水仙伯、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李長吉召撰白玉樓記、皆歷歷可證、不能盡數、至如奸臣叛賊、必是藥叉羅刹、脩羅眾王之類、決非善根、乃有小說中說李林甫遇道士、盧杞遇仙女、說他本是仙種、將來度他、他兩箇都不願做仙人、願做宰相、以至墮落、此多是其家門生故吏、一黨之人、撰造出來、以掩其平生過惡的、若依他說、不過遲做得仙人五六百年、為何陰間有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倡之說、就是說道業報盡

了還歸本處五六百年後便不可知爲何我朝萬曆年間河南某縣雷擊死娼婦背上還有唐朝李林甫五字此却六百年不止了可見說惡人也是仙種其說虎落不是爲信小子如今引白樂天的故事說這一番話只要有好根器的人不可在火坑戀着臉落了本來面目待小子說一个宋朝大臣在當生世裡看見本來面目的一个故事與看官聽一聽

詩云

昔爲東掖垣中客　今作西方社裡人

手把楊枝臨水坐　尋思往事是前身

却說西方雙摩訶池邊、有幾个洞天、內中有兩个洞、一个叫做金光洞、一个叫做玉虛洞、凡是洞中、各有一个尊者在內、做洞主、住居極樂勝境、同脩無上菩提、忽一日、玉虛洞中尊者、來對金光洞中尊者道、吾佛以救度衆生為本、吾每靜觀洞中、固是正果、但只獨善其身、便是辟支小乘、吾意欲往震旦地方、打一轉輪廻、遊戲他七八十年、做些濟人利物的事、然後回來復居于此、可不好麽、金光洞尊者道、塵世紛囂、有何好處、雖然可以濟人利物、只怕爲慾火所燒、迷戀起來、沒人指引、回頭忘却本來面目、便要墮落輪

投生後分照應

廻道中不知幾刼纔得重脩圓滿怎麽説得復居此
地這樣容易話玉虛洞尊者見他説罷自悔錯了念
頭金光洞尊者道此念一起吾佛已知伽藍韋馱部
有密報只可復悔須索向閻浮界中去走一遭受享
些榮華苗裔就中做些好事切不可迷了本性倘若
恐怕溺界汨沒一時記不起到得五十年後我來指
你个境頭等你心下洞徹罷了玉虛洞尊者當下別
了金光洞尊者自到洞中分付行童看守着洞中原
自早夜焚香誦經我到人間走一遭去也一靈眞性
自去揀那善男信女有德有福的人家好處投生不

題、却說宋朝郢州江夏、有个官人、官拜左侍禁、姓馮名式、乃是个好善積德的人、夫人一日夢一金身羅漢下降、産下一子、産時異香滿室、看那小厮時、生得天庭高聳、地角方圓、兩耳垂珠、是个不凡之相、兩三歲時、就頓悟非凡、看見經卷、上字、恰像原是認得的、一見不忘、送入學中、取名馮京、表字當世、過目成誦、萬言立就、雖讀儒書、却又酷好佛典、敬重釋門、時常瞑目打坐、學那禪和子的模樣、不上二十歲、連中了三元、說話的、你錯了、據着三元記戲本上、他父親叫做馮商、是个做客的人、如何而今說是做官的、連名

借此以發揮作奇之故

字多不是了看官聽說那戲文本子多是胡謅豈可憑信只如南北戲文極頂好的多說琵琶西廂荆釵伯喈漢時人未做官時父母雙亡廬墓致瑞公府舉他孝廉何曾爲做官不歸父母餓死且是漢時不曾有狀元之名漢朝當時正是董卓專權也沒有个牛丞相鄭恒是唐朝大官夫人崔氏皆有封號何曾有失身張生的事後人顚倒也有虧得是元微之不遂其欲托名醜詆的却是戲文倒說崔張做夫妻到底鄭恒是个花臉衙內撞階死了却不是顚倒得沒道理只這兩本出色的就好笑起來何況別本可以准信

得的所以小子要說馮當世的故事先據正史把來題名字說明白了免得看官每信着戲文上說話千古不決閒話休題且說那馮公自中三元以後任官累典名藩到處興利除害流播美政護持佛教不可盡述後來入遷政府做了丞相忽一日體中不快遂告个朝假在寓静養調理其時英宗皇帝聖眷方隆連命內臣問安不絕于道路又詔令翰苑有名醫人數个到寓診視聖諭盡心用藥期在必愈服藥十來日馮相病已好了却是病瘦了好些拄了杖纔能行步久病新愈氣虚多驚倦觀綺羅厭聞絃管思欲静

坐、養痾乃策杖徐步入後園中來後園中花木幽深
之處、有一所茅菴、名曰容膝菴乃是取陶淵明歸去
來辭中語、見得菴小、只可容着兩膝的話、馮相到此
心意欣然、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自家取龍涎香焚
起在博山爐中斂膝趺而坐在禪床中蒲團上、默坐
移時、覺神清氣和肢體舒暢、徐徐開目、忽見一个青
衣小童、神貌清奇、不凡瀟洒、拱立在禪床之右馮相
問小童道、侍僕皆去、你是何人、獨立在此、小童道、相
公久病新愈、心神怡悅、思有所游、小童願為參從、不
敢擅離、公伏枕日久、沉疾既愈、心中正要閒遊、忽聞

小童之言意思甚快、乘輿離攔覺得體力輕健、與平日綠痹時節無異、步至菴外、小童稟道、路徑不平、恐勞尊重請登羊車、綏游園圃、馮相喜小童如此慧黠、笑道使得使得、說話之間、小童挽羊車一乘、來到面前、但見

簾垂斑竹、輪斲香檀、同心結帶繫銖錦、角曲攔雕美玉、坐襯鋪綿、齊蓋頂覆青斑、

馮、相也不問羊車來歷、欣然升車而坐、小童揮鞭在前、馭着車去甚速、勢若飄飄、馮相驚怪道、無非是羊爲何如此行得速、低頭前觀、見駕車的全不似羊也

不是牛馬之類憑軾仔細再看只見背尾皆不辨首尾足上毛五色光彩射人奔走挽車穩如磐石馮相公大驚方欲詢問小童車行已出京都非門漸漸路入青霄行去多是碧雲深處下視塵寰直在底下虛空之中過了好些城郭將有一飯時候車纔著地住了小童前稟道此地勝絕請相公下觀馮相下得車來小童不知所向連羊車也不見了舉頭四顧身在萬山之中但見

山川秀麗林麓清佳出沒萬壑烟霞高下千峯花木靜中有韻細流石眼來涓涓棚逕無心閒出嶺

可愛可樂　美境佳韻

頭雲片片溪深綠草茸茸茂不老蒼苔點點斑
馮相身處朝市向爲塵俗所役乍見山光水色流滌
心胸正如際暑中行過着清泉百道多時病滯一旦
消釋馮相心中喜樂不覺撫腹而嘆道使我得頂笠
披簑攜鋤趁犢犢耕數畝之田歸老于此地每到秋
菽熟後稼穡登場旋煮黃雞新篘白酒與鄰叟相邀
飛盃磁碗量晴較雨此樂雖微足哉所見雖玉印如
霜金印如斗不足比之所恨者君恩未報不敢歸田
他日必欲遂吾所志方欲縱步玩賞忽聽清磬一聲
响于林杪馮相擧目仰視向松陰竹影蹤處隱隱見

山林間有飛簷碧瓦棟宇軒窗焉相隨繞磬聲而自此出想必有幽人居止何不前去尋訪遂穿雲踏石歷險登危尋徑而走過徃處但聞流水松風聲喧于耳步緩之下漸漸林麓兩分峯巒四合行至一處溪深水漫風軟雲閒下挑瀾流有千門萬戶但見

嵬嵬宮殿虬松鎖碧瓦朱扉寂寂迴廊鳳竹映雕欄玉砌

玲瓏樓閣干霄覆雲工巧非人世之有巖畔洞門闢處掛一白玉牌牌上金書金光第一洞焉楊思了洞門知非人世惕然不敢進步入洞門是走得脚痠了

讀此一驚。不然只是佳境，便使少

覺得肢體倦怠，暫歇在門闘石上坐着，坐還未定，忽聞大聲起于洞中，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大聲方住，狂風復起，松竹低偃，瓦礫飛揚，灘氣如奔，頃刻而止。馮相驚駭，急回頭看時，一巨獸自洞門奔出外來，你道怎生模樣，但凡

目光閃鑠，毛色斑斕，剪尾嚴谷風生，移步郊園偃，山前一吼，攝將百獸潛形，林下獨行，威使群毛震悚，滿口利牙排劍戟，四蹄剛爪利鋒鋩。

奔走如飛，將至坐側，馮相愴惶，欲避無計，忽聞金錫之聲震地，那個猛獸恰像有人趕逐他的，俱伏亭下，

迎伏

欽足瞑目，猶如待罪一般。馮相驚異未定，見一个胡僧自洞內走將出來。你道怎生模樣？但見
修眉垂雪，碧眼橫波。衣披烈火七幅鮫綃，杖拄降龍九環金錫。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拐迦峯頂人。
將至洞門，將錫杖橫了，稽首馮相道：小僧無知，驚恐丞相。馮相答禮道：吾師何來？得救殘喘。胡僧道：貧僧即此間金光洞主也。相公別來無恙？寵茶相邀丈室閑話，則个。馮相見他說別來無恙的話，舉目細視胡僧面貌，果然如舊相識，但倉卒中不能記憶。遂相隨而去，到方丈室中，啜茶已罷，正要欵問仔細金光洞

主起身對馮相道敝洞荒凉無以看玩若欲游賞烟
霞遍覩雲水還要邀相公再游別洞遂相隨出洞後
而去但覺天清景麗日煖風和與世俗溪山迥然有
異須臾到一處飛泉千丈泄入清溪自石為橋斑竹
夾徑琪花瑤草之下見一洞門門以碧瑤為牌牌上金
書玉虛尊者之洞馮相對金光洞主道洞中景物料
想不凡若得一觀此心足矣金光洞主道所以相邀
相公遂來者正要相公游此開遂排扉而入馮相
本意只道洞中景物可賞既到了裡面塵埃滿地門
戶寂寥似若無人之境但見

好竹山
個洞中

金爐斷燼。玉磬無聲。粹焰光消。仙扃書掩。蛛網遍生虛室。寶鈎低壓重簾。壁間紋慕空垂。案上金經半蝕。閒庭悄悄。芊綿碧草侵堦。幽檻沉沉。散漫緑苔生砌。松陰滿院。鶴相對山色。當空人來。鏡。

馮相繼發令次送步走至後院。忽見一个行堂凭案誦經。馮揖問道。此洞何獨無僧。行堂聞言。撫經離揖、拱揖爲答道。爾這虛寺。昔者游戲人間。今五十六年。更三十年方回。此洞缺主。昔來歸是故無人相接。金光洞主道相公不必問。後當自知此洞有个空寂樓。蓋道出群峯下視千里。請相公登樓數歇而歸。遂與登樓

看那樓上時、碧瓦鰲抛、金獸斗扃、飾異寶於虛簷、纒玉虬於巨棟、犀軸仙書堆積架上、馮相正要取卷書來看看、那金光洞主指樓外雲山、對馮相道此處儘堪寓目何不憑欄一看、馮相就不去看書且憑欄凝望、微見一个去處

翠煙朧映、錦霧氤氳、美木交枝、清陰接影、瓊樓碧瓦、玲瓏玉樹、琪樹搖曳、波光激岸、銀濤映天、翠色逼人、冷光射目

其時月影下照、如萬頃琉璃、馮相駐目細覩良久問金光洞主道此是何處、其美如此、金光洞主傍然而

凡根人
聽[illegible]
公

驚對馮相道此地即樊摩訶池也此處幾山相公參曾游賞怎麼就不記得了馮相聞得此語低頭仔細同想自兒童時直至目下一一追尋來並不記曾到此卻又有些依稀認得正不知甚麼緣故乃對金光洞主道余心爲身累非歲曾游悉皆不記甞知幾時曾到此處隱隱已如夢寐人生勞役至於如此對景思之令人傷感金光洞主道相公儀者當達大道何必浪自傷感人生寄身于太虛之中其間榮辱悲歡得失聚散彼死此生投形換殼如夢一場方在夢中原不足問及到覺後又何足悲豈不聞金剛經云一

還在夢中不醒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自古皆以浮生比夢相公只要夢中得覺回頭即是何用傷感此盡正理願相公無懼老僧之言馮相聞說貼然歎伏方欲就坐款話忽見虛庭日轉晚色將催馮相意要告歸作別金光洞主道承華游觀今興盡而返此別之後未知何日再會金光洞主道相公是何言也不久當與相公同爲道友相從于林下日子正長豈無相見之期馮相道京病既愈旦夕朝參職事相索自無暇日安能再到林下與吾師游樂哉金光洞主笑道浮世光陰迅速三十年只同瞬息老僧

在此轉眼間何候相公來再居此洞便了、馮相道、京兆不才位居二品他日若荷君恩放歸田野苟不就官祠祿亦當另闢舍翁躬耕自樂以終天年況自此處三十年京已壽發老叢豈更削髮披緇坐此洞中為和尚耶余光洞主但笑而不答馮相道吾師相笑豈京之言有誤也余光洞主道相公久羈溺界認殺了現前身子竟不知身外有身耳馮相道豈非除此色身之外別有身耶余光洞主道色身之外元有前身今日相公到此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了若非身外有身相公前日何以離此今日怎得到此馮相

道、吾師何術使京得見身外之身、金光洞主道、欲見何難、就把手指向壁間画一圓圈、以氣吹之、對馮相道、請相公觀此景界、馮相遂近壁視之、圓圈之內瑩潔明朗、如掛明鏡、注目細看、其中、見有

風軒水榭、月塢花谿、小橋跨曲水、横塘垂柳籠綠窓朱戶、

遍看池亭、皆似曾到、但不知是何處園圃、在此壁間、馮相疑、心是障眼之法、正色責金光洞主道、我佛以正法度人、吾與何故將幻術變現惑人心目、金光洞主大笑而起、手指圍圖中東南隅道、如此景物、豈是

幻也。請相公細看真偽。可見。衙相走近前逞注目再看、見圖畫中有粉墻小徑、曲檻雕欄、向我木深處、有茅菴一所、

半開竹牖、低下踈簾、隔階日影三竿、古鼎香烟一縷、

茅。菴。內。有、一。人、倚。定。瞑。目、靠。蒲。團。坐。禪。床。上。與相見。此、心下驚疑、金光洞上將手。指。着。衙。相。背。上。道。容。膝。菴。中。爾。是、何、人、大喝一聲道、

五、十、六、年、之、前、各、占、一、所、洞、天、
容、膝、菴、中、莫、誤、玉、虛、洞、裡、相、延、

向馮相耳。畔叫一聲。叫馮相於是頓省游玉虛洞者。乃前身。坐容膝菴者。乃色身。不覺失聲道。當時不曉身外身。今日方知夢中夢。因此頓悟無上菩提。喜不自勝。方欲參問心源。印證禪覺。回頭金光洞上已失所在。凝視精舍迎鸞。但只見

如雲載寶殿。似霧隱蕊宮。不聞簫聲之清音。仰視已失峯巒之險勢。玉虛洞府。想却在海上瀛州。空寂樓臺。料復歸極樂國土。只疑張僧繇畫捲起。丹青十二圖。

一時廊殿洞府溪山。撚指皆無蹤跡。單剩得一條

儼然端坐後園客膝菴中禪床之上。覺茶味猶甘。松風在耳。鼻內香烟尙裊。座前花影未移。入定一晌之間。身遊萬里之外。歷歷想着境界。了然語話分明。全然不像夢境。曉得是禪靜之中。覷見宿本。兒且自算其壽。正是九十六歲。合着行童說尊者遊戲人間之年數。分明已身是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虛尊者的轉世。自此參與客對。常常自解悟。後三十年。一日無疾而終。自然仍歸玉虛洞中去矣。詩曰。

玉虛洞裡本前身　一夢回頭八十春

要識古今賢達者　阿誰不是夢來人

卷終